



50

笙吹弦诵情弥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G 629.29
7

笛吹弦诵情弥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晓鸥

笛吹弦调情弥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88年10月第一版·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315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5034—0055—2/K·0046

定价：4.30元

憶昔平風雨同舟
戰勝希夷

喜今朝團結一致

張興中華

右聯周培源先生贈

西南聯合大學各地校友

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於北京中山堂
丁卯初夏陳玉龍敬書于燕園



勿忘風雨五十
年且喜新舊
一兩重天

欣逢西聯大五十周年紀念

西聯大的同學們

吳澤霖



丁巳秋

我們要繼承和發揚西南
聯大愛國、民主與科學的
優良傳統

紀念西南聯大校慶五十周年

聞家驊敬題



一九八七年九月

$1=A \frac{4}{4}$

西南联大校歌

罗 庸等词
张清常 曲

P. 行板

$\underline{3. \dot{1}} \quad \underline{5 \cdot \dot{1}} \quad \underline{7 \quad 6} \quad | \quad 5 - - 0 \quad | \quad \overset{mf}{5 \cdot \dot{1}} \quad \underline{4 \quad 5 \cdot 6} \quad \underline{7 \quad \dot{1}}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7} - 0 \quad |$
万 里 长 征， 辞 别了 五 湖 四 海。

$\underline{6 \cdot 5} \quad \underline{6 \cdot 2} \quad \underline{6 \quad 5} \quad | \quad 7 \quad \dot{1} - 0 \quad | \quad \underline{5 \cdot \dot{1}} \quad \underline{3 \cdot \dot{2}}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7} \quad | \quad \dot{1} - - 0 \quad |$
暂 驻是 衡 山 湘 水， 又 成 禹 甸。

$\underline{\dot{3} \cdot \dot{1}} \quad \underline{\dot{3} \quad \dot{2}} \quad | \quad \underline{7 \quad 6} \quad 6 - 0 \quad | \quad \overset{mf}{\dot{2}} \quad \underline{6 \cdot \dot{2}} \quad \underline{7 \quad 6} \quad | \quad \underline{6 \quad 5} \quad 5 - 0 \quad |$
绝 微 移 棹 横 平 砥， 九 州 遍 洒 祭 元 血。

$\underline{\dot{5}} \quad \underline{6 \quad 7} \quad \underline{\dot{1} \quad \dot{3}}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4}} \quad \underline{\dot{3} -} \quad | \quad 7 - \quad 6 - \quad | \quad 5 - - 0 \quad |$
尽 箫 吹 弦 诵 在 春 城， 情 弥 切。

转E调 庄严地

$\overset{ff}{\dot{1}} \quad \underline{\dot{3} \quad \dot{4}} \quad \underline{\dot{5} -} \quad | \quad \underline{\dot{5} \cdot \dot{6}} \quad \underline{\dot{5} -} \quad | \quad \underline{\dot{5} \quad \dot{6}} \quad \underline{\dot{5} \quad \dot{4}}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cdot \dot{5}} \quad \underline{\dot{3} -} \quad |$
千 秋 耻， 终 当 雪， 中 兴 业 须 人 杰。

$\underline{\dot{3}}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3}} \quad \underline{\dot{5} \quad \dot{4}} \quad | \quad \underline{7 \cdot 6} \quad \underline{\dot{5} -} \quad | \quad \underline{\dot{4}} \quad \underline{\dot{5}} \quad \underline{6 \quad 7} \quad | \quad \underline{\dot{5} -} - 0 \quad |$
便 一 成 三 月， 北 怀 靡 析。

$\underline{\dot{3} \cdot \dot{3}} \quad \underline{\dot{3} \quad \dot{4}} \quad \underline{\dot{5} \quad \dot{6}} \quad | \quad \underline{\dot{4} \cdot \dot{3}} \quad \underline{\dot{2} -} \quad | \quad \underline{\dot{1} \cdot \dot{1}} \quad \underline{7 \quad \dot{1}} \quad \underline{\dot{2} \quad \dot{1}} \quad | \quad \underline{7 \cdot 6} \quad \underline{5 -} \quad |$
多 难 殷 忧 新 国 运， 盼 必 挽 希 前 哲。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6 \quad 7} \quad \underline{\dot{3} \quad \dot{1}} \quad | \quad \underline{5 \quad \dot{4}} \quad \underline{\dot{5} \quad \dot{7}} \quad | \quad \underline{\dot{2} -} \quad \underline{\dot{5} -} \quad | \quad \underline{\dot{1} -} - 0 \quad |$
作 驱 除 仇 寇 复 神 京， 还 强 国。

肯定历史 放眼未来（代序）

陈岱孙

提到西南联大的历史，大家都习惯于说：“联大八年”。实际上，这与历史时间不尽吻合。因为自1937年7月底平津沦陷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就奉教育部颁发的抗战期间设立临时大学的指示，筹组临时大学第一区（地点确定长沙。此外尚有第二区、第三区，分设于西安等地）。8月下旬，教育部正式任命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临时大学筹委会秘书长。至此，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宣告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前身，二者密不可分。因之西南联大的历史应自1937年8月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开始计算。西南联大的结束日期，一般都认为是1946年5月，这也不尽确切。5月4日学生结业，5月10日联大开始向平津迁移，但直至7月31日，梅贻琦常委主持西南联大最后一次常务委员会，才宣布西南联合大学至此结束。因此，自1937年8月底至1946年7月底，西南联大先后整整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以学年来计算，应该是整整的九学年。

一般说“联大八年”，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说抗战八年，联大既然是与抗战相始终，因此也随之而称联大八年。另一种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未曾仔细核算过，认为大概是八年零几个月，或顶多是八年半，取整抹零，便笼统称为八年。这是大家相沿的习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我们要写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还是应注意历史实际与习惯上的矛盾，不能顺从习惯，忽

视历史实际。

我们联大师生是否常有这种遗憾：西南联大只有八年（或者只有八年半，……），可惜，联大的实体已不复存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此感到颇有些遗憾。其实，这种遗憾可以不必有。西南联大，是否只有历史成绩而没有实体呢？

西南联大是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联大存在八年多，为我国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个成绩是客观的存在，但是这个成绩也已属于历史的过去。过去是不可追的，时间是不会倒流的。所以我们不必觉得有什么遗憾。历史造就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西南联大。我们就站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西南联大的实体。

我们有的时候是否有些把西南联大的历史神话化了？说西南联大“后无来者”，从某方面来讲，是否多少意味着认为继西南联大以后的高等学校，其成绩都赶不上西南联大？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想。

社会是发展的、不断进步的，我们的国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是发展的、不断进步的。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产物，西南联大这样屹立于民族国家危亡中的流亡大学，历史也决不允许它后有来者。但作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像西南联大这样有成绩的高等学校，应该是有无数的后来者。祖国的教育事业是与日俱增的。联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成绩，我们更希望联大以后的学校不断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们衷心希望，在联大之后的其他各校，包括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比我们联大培养的更好。中国教育事业的成果如何，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如何。我们都有这种宏量与愿望，希望继西南联大以后的各高等院校，超过西南联大。希望永远寄托于未来。

1987年8月

目 录

陈岱孙	肯定历史 放眼未来(代序).....	(1)
冯友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	(1)
闻一多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3)
梁吉生	杨 珣 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6)
施嘉场	怀念梅贻琦先生.....	(12)
叶公超	孟邻先生的性格.....	(17)
赵乃抃	团结抗战的西南联大.....	(21)
戴世光	怀念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24)
陶葆楷	西南联大的特点.....	(29)
李 凌	余冠英老师回忆联大.....	(31)
伍启元	西南联大50年.....	(35)
李树青	“民主的堡垒”.....	(38)
熊德基	联大的回忆与思考.....	(45)
柳无忌	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	(54)
黄廷复	文史大师陈寅恪.....	(58)
冯友兰	怀念金岳霖先生.....	(68)
邓艾民	汤用彤先生散忆.....	(73)
李广田	最完整的人格 ——悼朱佩弦先生.....	(77)
吴 晗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	(86)
白 英	闻一多印象记.....	(91)

浦江清	《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95)
朱德熙	纪念唐立庵先生	(98)
朱德熙	悼念王力师	(103)
吴晓铃	罗膺中师逝世35周年祭	(107)
吴晓铃	记天行山鬼《义卖藤印存》 ——忆魏建功先生	(110)
林 蒲	沈从文先生散忆	(112)
毛子水	忆念姚从吾先生	(118)
姚渠芳	怀念在台湾的钱穆老师	(120)
王敦书	忆雷海宗师	(123)
李赋宁	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师	(130)
傅举晋	吴宓教授剪影	(137)
杨天堂	西南联大时期的袁可嘉	(140)
林 元	忆爱国学者陈序经先生	(144)
张友仁	国民党的革命派周炳琳先生	(150)
李树青	悼念业师潘光旦先生	(158)
杜汝楫	怀念尊敬的张翼若老师	(166)
袁 方	全慰天 “以浅持博，以一持万” ——忆社会学家陈达教授	(170)
张正东	吴泽霖教授二三事	(177)
金恒年	科学的楷模 ——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	(179)
申泮文	怀念严师杨石先教授	(184)
陈省身	我在联大的六年	(190)
顾迈南	华罗庚教授在西南联大	(192)
王宪钊	兄弟·同学·朋友 ——纪念四弟、数学家王宪钟	(196)

虞福春	深切怀念饶毓泰老师·····	(202)
任之恭	我在西南联合大学·····	(205)
吴大猷	我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207)
杨振宁	忆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	(217)
李政道	回忆吴大猷先生	
	——为吴大猷《理论物理》北京版所作序言·····	(221)
郭沂曾	忆西南联大物理系·····	(224)
王世堂等	绝徼移栽桢干质	
	——忆在西南联大时的邓稼先·····	(232)
费孝道	曾昭抡著《东行日记》重刊感言·····	(240)
黄志洵	忆黄子卿教授·····	(247)
田曰灵	回忆西南联大化学系·····	(250)
李玲修	奠基者的足迹	
	——记著名化学家唐敖庆·····	(256)
胡伦积	西南联大地学系出人才·····	(263)
王宪钊	我在西南联大气象·····	(265)
李建武	李继侗教授在西南联大·····	(267)
鹿瑞	杨玉玮 结构学权威蔡方荫老师二三事·····	(271)
陈炎创等	回忆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	(275)
董树屏	忆德高望重的刘仙洲教授·····	(279)
马芳礼	郭世康 怀念李辑祥老师·····	(282)
陈南平	张远东 西南联大机械系回顾·····	(286)
宗孔德	章名涛老师的言传身教·····	(291)
王先冲	回忆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	(295)
赵震炎	我所知道的王德荣先生·····	(299)
沈元等	回忆联大航空工程系·····	(303)
任琮	在联大化工系读书时的回忆片断·····	(307)
赵访熊	联大工学院的数学教学·····	(310)

光德正	联大工学院生活追忆·····	(312)
黄钰生	回忆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校·····	(314)
钱惠瀛	好景不只黄昏好,明朝更比夕照明 ——记教育学家陈友松教授·····	(322)
郑天挺	滇行记·····	(326)
蒲薛凤	自港至滇·····	(333)
蔡孝敏	归来行处好追寻 ——湘黔滇步行杂记·····	(337)
查瑞传	“为人服务何所愁?” ——回忆父亲查良钊先生·····	(345)
张清常	忆联大的音乐活动 ——兼忆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	(349)
卢华煊	回忆联大注册组·····	(357)
贺联奎	联大的清华服务社·····	(360)
何期明	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	(367)
周明道	令人难忘的叙永生活·····	(371)
张博云	山城话旧·····	(376)
徐华舫	望苍前院的生活·····	(378)
周明道	从军行 ——印缅战场记事·····	(381)
王景山	关于《缪弘遗诗》·····	(385)
	编后记·····	(390)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

冯友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

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之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嶰。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闻 一 多

自从民国三十三年双十节，昆明各界举行纪念大会，发表国是宣言，提出积极的政治主张。这里的学生，配合着，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的青年，便开始团结起来，展开热烈的民主运动，不断地喊出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各大中学师生关于民主政治无数次的讲演，讨论和各种文艺活动的集会，各界人士许多次对国是宣言，以及三十三年护国，三十四年“五四”纪念的两次大游行。这些活动，和其他后方各大城市的沉默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但在这沉默中，谁知道他们对昆明，尤其昆明的学生，怀抱着多少欣羡，寄托着多少希望！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全国欢欣鼓舞，以为八年来重重的苦难，从此结束。但是不出两月，在十月三日，云南省政府突然的改组，驻军发生冲突，使无辜的市民饱受惊扰，而且遭遇到并不比一次敌机的空袭更少的死亡。昆明市民的喘息未定，接着全国各地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人人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瞪视着这民族自杀的现象。昆明，被人家欣羡和期望的昆明，怎么办呢？是的，暴风雨是要来的，昆明再不能等了，于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和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草坪上，召开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座谈会，到会者五千余人。似乎反动者也不肯迟疑，在教授们的讲演声中，全场四周企图威胁到会群众和扰乱会场秩序的机关枪，冲锋枪，小钢炮一齐响了，散会之后，交通又被断绝，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踽踽着，抖擞着。昆明愤

怒了。

翌日，全市各校学生，在市民普遍的同情与支持之下，相率罢课，表示抗议。并要求查办包围学校开枪的军队。当局对学生们这些要求的答复是甚么呢？除种种造谣和企图破坏学校团结的所谓“反罢课委员会”的卑劣阴谋外，便是十一月三十日特务们的棍子，石头，手枪，刺刀，对全市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宣传队的沿街追打。然而这只是他们进攻的序幕。十二月一日，从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大批特务和身着制服，佩带符号的军人，携带武器，分批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工学院，师范学院，联大附中等多处，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同时在联大新校舍门前，暴徒们于攻打校门之际，投掷手榴弹一枚，结果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先生中弹重伤，当晚十时二十分在云大医院逝世。同时在联大师范学院，正当铁棍，石头飞舞之中，大批学生已经负伤倒地，又飞来三颗手榴弹，中弹重伤联大学生李鲁连君，仅只奄奄一息了，又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被暴徒拦住惨遭毒打，遂至登时气绝。奋勇救护受伤同学的潘琰小姐已经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胸部又被猛戳三刀，便于当日下午五时半在云大医院的病榻上，喊着“同学们团结呀！”与世长辞了。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君，闻变赶来救援联大同学，头部被弹片炸破，左耳满盛着血浆，殷红的鲜血上浮着白色的脑浆，这个仅十七岁的生命，绵延到当日下午五时在甘美医院也结束了。此外联大学生缪祥烈君，左腿骨炸断，后来医治无效，只好割去，变成残废。总计各校学生重伤者十一人，轻伤者十四人，联大教授也有多人痛遭殴辱。各处暴徒从肇事逞凶时起，到“任务”完成后，高呼口号，扬长过市时止，始终未受到任何军警的干涉。

这就是昆明学生的民主运动，和它的最高潮“一二·一”惨案的概略。

“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从这一天